

動

杨振兰 著

態

山东人民出版社



动态词彩研究

研
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态词彩研究 / 杨振兰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8

ISBN 7-209-03309-2

I. 动... II. 杨... III. 汉语—词语—研究
IV. 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9224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1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序 言

1996年6月杨振兰的《现代汉语词彩学》一书出版了，从那时起，她就计划要继续为词彩学的研究作出新的努力。现在《动态词彩研究》一书又即将出版了，我为振兰终于实现了她的研究计划而高兴，同时也为她又取得了新的成绩而表示祝贺。

如果说《现代汉语词彩学》的出版，更确立了色彩意义是词义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并充分展现了色彩意义在静态存在中的状况的话，那么，《动态词彩研究》则从动态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对色彩意义在语言及其运用中存在的作用和价值，又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和阐述。

《动态词彩研究》一书共有十一章内容，从色彩意义和语境的关系开始，到色彩意义的动态变化对词汇发展的影响为止，作者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透过对色彩意义运动形式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将色彩意义的鲜活形象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全书内容丰实，新论迭出。首先，作者以宏观的视角，将色彩意义的动态运动情况，分别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色彩意义的共时变异和历时演变过程的关系也作出了符合实际的交待，从而将色彩意义运动形式的全貌呈现了出来；其次，作者对色彩意义的共时运动形式，进行了极为深入细致的微观分析，如对色彩意义在共时运用中所呈现出来的



运动类型、模式、特点和功能，以及色彩意义的语用条件、语用原则、语用心理和语用技巧等各方面的问題，都一一作了详尽的阐明；再者，作者对色彩意义的历史发展状况，伴随着分析其演变的条件和过程的同时，也进行了规律性的梳理。以上论述见解精到，论、据结合，有理有力，在阐释了色彩意义的动态运动现象的同时，也进一步证明和展现了色彩意义在语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存在的价值。

《动态词彩研究》是《现代汉语词彩学》研究的继续，也是对色彩意义研究的进一步挖掘和发展，振兰的研究成果，对此彩学科的研究、建立和完善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色彩意义在语言中仍然在不断地运动着和发展着，对色彩意义的研究和探讨也永远是无止境的，希望振兰再接再厉，要力争把自己的学问做得更扎实，更严谨，更精到，以求对我国词汇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肯定，也是鼓励，我相信振兰会努力去做到的。

葛本仪写于山东大学

2003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色彩意义与语境的关系	(1)
一、色彩意义的语境勾描	(2)
二、色彩意义的语境认知与语境实现	(12)
三、语境对色彩意义的作用	(19)
第二章 静态色彩意义与动态色彩意义	(23)
一、静态色彩意义、动态色彩意义与语言色彩意义、 言语色彩意义的对应	(25)
二、静态色彩意义与动态色彩意义的关系	(30)
第三章 动态色彩意义的运动形式	(39)
一、动态色彩意义的运动类型	(39)
二、动态色彩意义的运动模式	(46)
三、动态色彩意义的运动特点	(67)
第四章 动态色彩意义的类型、特点、功能	(71)
一、动态色彩意义的类型	(71)
二、动态色彩意义的特点	(80)
三、动态色彩意义的功能	(89)
第五章 动态色彩意义的语用研究	(107)
一、动态色彩意义的语用条件	(107)
二、动态色彩意义的语用原则	(113)
三、动态色彩意义的语用心理	(121)



四、动态色彩意义的语用技巧	(126)
第六章 色彩意义的动态组合	(133)
一、词语搭配的色彩意义选择	(133)
二、词的动态色彩意义与句法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 结构	(145)
第七章 色彩意义的历时演变模式	(163)
一、词的一个意义的色彩演变	(164)
二、一个词的色彩意义的演变	(167)
三、感情色彩的历时演变	(169)
四、形象色彩的历时演变	(176)
五、语体色彩的历时演变	(180)
六、外来色彩的历时演变	(182)
七、时代色彩的历时演变	(186)
第八章 色彩意义发展演变的过程	(191)
一、从共时的色彩变异去考察历时的色彩演变过程	(192)
二、色彩意义发展演变的曲折历程	(210)
第九章 色彩意义历时演变的特点	(217)
一、伴随性与自主性的统一	(217)
二、渐变性与突变性的统一	(221)
三、不平衡性	(223)
四、对转性	(226)
第十章 色彩意义历时演变的原因	(229)
一、社会历史因素	(230)
二、认识、心理因素	(235)
三、语言因素	(244)
第十一章 色彩意义的动态变化对词汇发展的影响	(261)
一、色彩意义共时动态与历时动态的关系	(261)



二、色彩意义的动态变化对词义系统的影响	(264)
三、色彩意义的演变对词汇系统的影响	(267)
结语	(271)
参考文献	(273)
后记	(277)

第一章

色彩意义与语境的关系

本书的“色彩意义”是指词的色彩意义而言，是词义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表现为词义中所蕴含的某些独特的情调、倾向、韵味、气息等相对空灵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与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一起共同形成词义的整体内容。但是由于色彩意义反映客观对象的非本质属性的形成特点以及依附于词汇意义存在形式，导致其历来被词汇意义的重要性所掩盖，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色彩意义的应用和发展问题更是一页空白。我们认为色彩意义在词义系统中的地位、所承担的交际职能虽然不能与词汇意义相提并论，但是如果忽视这种在形成机制、性质特点、功能价值等方面完全不同于词汇意义的独立的意义类型是不应该的。况且，色彩意义先天蕴含的修辞素质和语用潜能使其在言语系统中成为一个异常活跃的语用元素。可以说，共时的动态色彩意义从各个角度和层面体现了丰富的语用变化，历时的动态色彩意义则显示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发展。对这种意义的动态运用特点、模式、价值、发展形态、规律、过程、原因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探索和挖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意义。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动态词彩学既是现代汉语词彩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动态词汇学、动态词义学、汉语词汇史等词汇学分支学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我们对色彩意义进行动态研究依据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语言理论基础,除此之外,还要借鉴相关的哲学理论、美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如哲学理论中事物普遍联系和绝对运动的理论,美学理论中审美心理、美感体验的理论,心理学中感觉、联想及心理类型的理论等等,这一切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涉及。

一、色彩意义的语境勾描

语言只有在语境中才是活跃的、运动的、有生命力的,语境是语言应用、履行交际职能的前提和条件。研究色彩意义的动态情形自然不能忽略了色彩意义的运动舞台——语境,它既是色彩意义共时运动的场所,也是色彩意义历时运动的起点和过程。本章主要就色彩意义的共时动态与语境的关系展开论述,色彩意义的历时动态与语境的关系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

色彩意义的运动要适应语境的各种要求,语境对色彩意义的运动具有选择、过滤、制约等作用,可见,语境是本课题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古今中外许多语言学家都曾从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等不同的学科需要出发,来研究语境的含义、构成、分类、特点、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并取得一些富有价值的成果。其中我国修辞学的开山祖师陈望道先生早在30年代就有了精辟的论述。语境是伴随语言的动态形式和主体的交际行为而产生的语用概念。它包揽了言语交际过程的一切制约因素,如语言因素、主体因素、客体因素、文化心理因素等。每一种因素又内蕴诸多要素和层面,如语言因素包括了上下文(前言后语)、言语风格、交际话题等,可称之为言语环境。主体因素包含了主体的目的、年龄、身份、职业、心理、知识、经验、情绪以及表情、手势、动作等体态语。客体因素由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等构成。文化心理因素涵盖了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传统、社会心理、时代特点等。因而语境是一个多层级、多序列、多要素的异质的网络结构。笼统地说，语言系统中所有的成分进入言语系统中履行交际职能时都毫无例外地要受语境的影响和制约。然而实际情形却要复杂得多，语境也并非铁板一块。语境伴随语言应用而显现，没有应用，就没有语境，没有语言，同样没有语境。而语言有不同的单位：词、词组、句子；有不同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语法，它们都有应用问题，这样都会形成相应的语用环境，词的应用形成词语境，词组的应用形成词组语境，句子的应用形成句子语境。语音、语义、语法的应用也各自形成语音语境、语义语境和语法语境。它们的构成同中有异，或各有侧重，并非千篇一律。就言语环境而言，句子语境最直接的上下文是段落，词组语境除段落外，最直接的上下文是句子，词语境除段落外，最直接的上下文是词组和句子，可见，语言单位不同，语境构成亦存在差异，而且，单位越小，语境构成参数越多。同样，语音、语义、语法等语言要素进入动态应用系统也表现出语境构成的侧重性。就词而言，词的声音在应用中重点考虑与其他声音形式搭配的整齐、匀称、和谐、悦耳，受语音环境的制约更多一些；词的意义主要讲究信息交流的准确、有效、和谐、得体，受语义环境的制约更多一些；词的语法形式要求词语之间语法关系的正确搭配，受语法环境的制约更多一些。词义系统中，由于词义内容由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色彩意义三部分构成，相应地，词义语境也分出词汇意义语境、语法意义语境和色彩意义语境。色彩意义语境即影响和制约色彩意义动态应用的一切元素和层面，它与词汇意义语境、语法意义语境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古人也早已注意到色彩意义与语境的适应和谐问题。“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蜚’，《明帝颂》云，‘圣体浮轻’。



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蜚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馥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①文中所提到的“永蜚”用于“尊灵”，“浮轻”用于“圣体”都是极不恰当的，用指称类似蝴蝶和昆虫的词语，来指称极其尊贵的帝王，显然是感情色彩出现了不协调，此外，“口泽”是对纪念死去的母亲说的，指内兄不合适，“心疑”是对送父母丧说的，指孩子不合适，“悲伤痛苦”的感情色彩的把握也失之恰切。刘勰在此所评论的事实上是语境中词语的感情色彩问题。

（一）色彩意义语境的特点

色彩意义作为词义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与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共用一个载体，但由于意义信息的生发点、意义性质以及交际功能均有别于另外两种意义，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语用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色彩意义内容的复杂性和范围的广博性决定了色彩意义语境参数的丰富性

色彩意义体现为词义内容中某种倾向、情调、韵味、风格、氛围、气息等，是客观存在的多种感性属性和主体的主观态度、感受以及词的使用域、来源、制造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概括反映，这种形成基点的多角度、多侧面性意味着色彩意义包含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的范围广阔博大。以色彩类型而言，常见和主要色彩类型达七八种之多，如感情色彩、形象色彩、语体色彩、风格色彩、时代色彩、外来色彩、民族色彩、地方色彩等。每种色彩类型在动态应用中都会产生适宜各自特点的语境体系。因而从色彩意义的整体着眼，色彩意义在语用中所

^① 刘勰：《文心雕龙》，转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4页。



关涉的语境参数要远远地多于词汇意义。语言中所有词的词汇意义均来自主体对客观存在本质属性的概括反映,不存在不同类型、不同范畴的区别,这样词汇意义语境除非语言因素外,主要考虑语言因素中意义之间的组合是否符合语义逻辑。如“胖子”,词汇意义为“肥胖的人”,应用时应与含有“人”这一语义特征的意义相组合,“张三是个胖子”,“胖子张三来了”等句子均符合该词词汇意义的搭配规则。但是如果从色彩意义的角度来观察该词的应用,要考虑交际对象的年龄、性别、身份、性格、审美情趣等主观心理的可接受性特点,以及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等客观因素。如果张三是个年轻女性或者是个情感细腻的人,上面两句话不可随意说;如果张三是个性格粗放的男性,上面两个句子但说无妨。同时,随便的私人场合和郑重的公开场合,说话者与听话者关系的亲疏程度等因素,对该词的选择运用都是有影响的。通常所谓时代背景、民族文化、社会心理、交际场合等因素对色彩意义起着更多的制约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类语境对词汇意义没有影响,只是影响的范围广狭不同,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2. 某些色彩类型的语用习惯决定了色彩意义语境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

语境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言语交际行为的转换而千变万化,即成即失,具有不可控性特点。然而某些色彩类型对此却有所突破。如语体色彩,是词的动态语体分布久而久之凝固于词中的一种固定语言色彩意义,其形成过程决定了动态应用呈现语体选择的方向性。即通俗、随便的口语体色彩词一般出现于口语体,典雅、庄重的书面语体色彩词一般应用于书面语体;感情色彩词、形象色彩词更多地出现于文艺语体,等等。当然,这种倾向性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不同交际主体根据交际的目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对





交际效果的追求不同,语体作为语境要素之一不可能完全与词的语体色彩相吻合,跨语体使用词语的情形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时有所见,我们只能大体推断语体色彩的语域。再如时代色彩,是词所产生的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某种时代气息,那么,时代色彩的语境要素首推时代背景。“红卫兵”“红宝书”“臭老九”“走资派”等饱含“文革”时代色彩的词语只能用于描述该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不能用于当代现实生活的交际。时代背景对时代色彩的制约较语体对语体色彩的制约更严格一些,那么,时代色彩的可预测性要强于语体色彩。当然,这种可预测性是时代色彩和其所依附的词汇意义共同具有的。其他如民族色彩与民族文化,地方色彩与地域风物,外来色彩与异族文化,等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而言之,语体、时代、文化、地理等语境要素在某些色彩类聚形成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并形成一种潜质,一种痕迹,蕴藏于该类色彩类聚中成为色彩意义语境选择的某种诱发点,从而使色彩意义语境表现出某个方面、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词汇意义的形成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的本质特点和一般特点进行理性认知的结果,在无数次的言语运用中逐渐凝固成语言中的固定意义,其间虽然不能脱离语境,但一般不与语境要素产生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如“雀跃”“聪明”的词汇意义经常出现于何种语域,经常应用于哪些方面,主要受什么因素制约,是因人、因时、因地、因情景而异的。

(二) 色彩意义语境的类型

依据色彩意义语境对色彩意义制约的不同情形以及色彩意义语境的特点,可以将色彩意义语境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简单语境与复杂语境

简单语境是指语言本身的小环境,即前面所说言语环境。它可以表现为一个词组、一个句子、一段话语,其中包括语

调、口气、停顿、轻重音等。如“美丽的花朵”“态度恶劣”等词组分别为“花朵”“态度”等词提供了褒义语境和贬义语境，使该类以中性色彩为本色的词语临时获得褒、贬感情色彩。再如：

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老舍《骆驼祥子》）

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的讲究一气儿由东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老舍《骆驼祥子》）

上面是两个句子，前一句的“他们”，因为“拉”“洋车”等词的影响，获得解放前的时代色彩。后一句的“他们”，由于“东交民巷”“颐和园”“西山”等词的限制，不仅获得“三十年代”的时代色彩，而且拥有了“北平”的地方色彩。

座山雕格格又一笑，顺手从桌下拿出一个小铁匣，从里面掏出几张纸，朝着栾匪摇了两摇，“哼……哼……它早来了！我崔某用不着你雨过送伞，你这空头人情还是去孝敬你的姑奶奶吧。”（曲波《林海雪原》）

例中使用了两个“哼”，而且用省略号将其隔开，既表达了座山雕愤怒、不屑的情感，也能体现人物的音容情貌，因此，该词同时获得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而这与说话者的口气、停顿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复杂语境指称语言以外的更为广阔的语用环境。包括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社会背景，也包括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还包括交际者的职业、身份、文化、心理、阶层等诸多因素，即前面所言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如：

“董良庆你个龟孙子，张发展你个兔崽子，桑子澜你个鳖羔子！”我故意地起了高声，没称呼他们的官职直接喊着他们的名字，名字后面还带着一串拖累。（莫言《倒立》）



例中的“龟孙子”“兔崽子”“鳖羔子”本是骂人的话，有着很强烈的贬义感情色彩和粗俗的风格色彩，轻易是不能使用的，该语境一开始就连骂三人，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因说者“我”和被称呼者“董良庆”“张发展”“桑子澜”之间是老同学关系，加之说者自身的性格因素，所以，以上三词的运用，没有了静态系统中的贬义感情色彩，只表现了粗俗、调侃的风格色彩。交际者及交际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复杂语境的范围。

简单语境与复杂语境在交际中对色彩意义的制约，有时各有侧重，有时综合发挥语境功能。更多情况下，两者彼此融合在一起。如：

贾二狗！

在哩。

名字一看就不是好人！

这是爹娘起的，我还有个名字叫贾红兵，大家都叫我假红兵，所以还是叫了二狗。

二狗是不好，但前面有个贾，假二狗就不是真二狗了。（贾平凹《小人物》）

文中的“贾二狗”“假二狗”具有幽默风趣的风格色彩，“贾红兵”“假红兵”内含“文革”时代的时代色彩，这是由语言本身的因素包括前言后语、谐音等语言手段的运用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等社会因素综合制约的结果，即简单语境和复杂语境综合制约的结果。

2. 自由语境与严格语境

自由语境指称没有任何要素限制的语境。中性色彩意义往往出现于自由语境中。如“天”“跑”“高”“在”等词可以自由出入于各种语境，一般不受特定的上下文、语体、风格、社会、时代、文化等某一方面因素的特殊制约。其他如在外来色



彩、民族色彩等通常情况下也难以定位于某种特定语境。严格语境即可以对某种色彩意义作出比较严格规定的语境。如“时代背景”相对于“时代色彩”，“语体风格”相对于“语体风格色彩”即构成比较严格的色彩意义语境。“红卫兵”“走资派”“黑五类”“红宝书”等词一般限制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中应用，“八路军”“新四军”“汉奸”“鬼子”等词一般限制在战争年代的时代背景中应用；“祖父”“母亲”“巍峨”“苍穹”等词一般出现在书面语体或庄重场合的交际中，而“溜达”“晃悠”“眼窝子”“嘴巴子”等词则一般出现在口语体或随便场合的交际中。

小嘎子可没有闲心看这些。他敞着怀，闯闯地朝前走，心窝里通通跳着，一路打着算盘：“是啊，枪要偷不着呢？空手去当八路，还是得嫌我小！……咳！有了，想法捉个汉奸！那才真像个侦察员呢！……麻烦的是部队不好找，县大队，区小队，都藏着，谁知道他们在哪儿啊？”（徐光耀《小兵张嘎》）

以现代科学观念看，中医医道符合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原理。中医不管疾病是什么病菌、什么病毒、什么病毒的什么变种引起的，而着力于准确判断病因是什么失调；不去管药物的分子结构等微观成分，而着力于把握药性、功效和搭配。这又符合现代科学中的“黑箱理论”。因此，中医治病有它的优势。就说非典，西医还未弄清病毒致病的机理，致病病毒又在不断变异，很难研制特效药，用大量抗生素和激素又可能产生副作用。而中医来治疗就有明显的优势了。（《人民日报》2003. 5. 13）

以上两段文字，前者使用了“八路”“汉奸”“侦察员”“县大队”“区小队”等词，后者使用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黑箱”“非典”等词，它们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但在两种语境中却不能互换使用。前者体现的是战争年代的时代色彩，后者反映的则是当代社会的时代特色。此外，前段话语中还使用了另外一些词如“闲心”“敞着”“闯闯”“心窝”“通通”“得”“嫌”“咳”“藏着”等，后段话语中也出现了诸如“医道”“疾病”“病菌”“病毒”“病因”“药性”“非典”“特效药”“抗生素”“激素”等词，从语体的角度来分析，显然，两者分别具有文艺语体和医学科技语体的语体色彩，前者通俗、随意、口语化，后者庄重、严密、术语化，在以上两种语境中，它们同样不能互换。对这样的词语而言，上面的语境可以说就是严格语境。

当然，面对不同的色彩类聚和复杂多变的言语交际，严格语境有时不是绝对的，或者说严格的程度是有差异的，时代色彩对于时代语境而言，应该是绝对严格的。如：

“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

“臭老九”是“文革”时期“四人帮”创造的对知识分子的蔑称，它含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贬义感情色彩，在十年动乱过去之后，新的历史时期该词是绝对被禁止使用的。另有一些色彩语境如“感情色彩语境”“形象色彩语境”一般仅被科技语体排斥而不受其他语体限制，因而它们介于自由语境与严格语境之间，既不绝对自由也不绝对严格。此外，不同色彩类聚内部的子类聚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如语体色彩中的口语体色彩和书面语体色彩所出入的语境只能说有一般的倾向性，不绝对也不十分严格，但是其中的科技语体色彩尤其是专业性极强的科技语体色彩却对应比较严格的科技语体的语境，如